

薛敬軒先生文集

一



薛敬軒先生文集

二



薛敬軒先生文集

三



薛敬軒先生文集

一

薛瑄撰

中華書局

薛敬軒先生文集

二

薛瑄撰

中華書局

薛敬軒先生文集

三

薛
瑄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薛敬軒先生文集 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原序

大儒經世之文。所以正學術。謹網維。廣德教。樹風聲者也。度其擗管據懷時。言非根於天人性命。則不傳。行非見諸履仁蹈義。則不傳。人非英聲卓越。光明俊偉。則不傳。事非忠孝節烈。經緯民生。則不傳。文之傳也。匪易易矣。後世正學不明。莫窺要領。往往陷於虛寂。屏棄一切。閒或組織文辭。誇多鬬靡。言之娓娓。求其黜華務實。探本窮源者。邈如也。河東薛敬軒先生。具剛方正大之德。倡明道學。條分縷析。一以考亭爲宗。而居敬窮理。無閒隱微。造化陰陽之旨。尤反覆詳盡。措之事功。皆從性天流行。巨細險夷。無所處而不當。故揆而爲文章。莫非原本道德。闡明經術。有關綱常名教之大。至於雜著諸篇。則又因端起義。目擊道存。兩間物理。纖毫畢露也。蓋由本深者枝茂。積厚者流光。其識高。其旨深。其詞平易沖澹。不以探奇索隱爲工。以之垂訓後世。真足以繼考亭。爲前明三百年理學之冠。予景先生之學。而弗逮也。公餘之暇。取其文集。采輯成編。與讀書錄竝梓之。以廣其傳。使天下後世。讀先生之文。學先生之言之行。大道基布。正學昌明。而私智穿鑿之徒。不敢置喙其閒。未必非此集之一助也夫。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孟夏。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序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子矣。布帛可以常衣。菽粟可以常食。聖賢著述立言。亦猶是也。舍此則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若左氏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所不與焉。先師敬軒薛先生有見於此。故其著述立言。淺近平易。使人易知。豈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者所可擬哉。先生名瑄。字德溫。別號敬軒。世爲山西河津人。自幼篤信好古。博學善記。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行於世。惟文集則先生孫前刑部員外郎祺。曾託前常州同知謝庭桂。版刊未就。今年夏四月。前監察御史暢亨。先生同鄉。謫官陝右。道過鎮陽。予因訪前集。暢曰。某於毘陵朱氏得之矣。予喜而閱之。但舛訛非原本矣。因取唐昌黎集校正。編輯總千七百篇。分爲二十四卷。凡三易彙。始克成編。於戲。先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餘年。今傳於世。豈非其數有所待與。先生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登辛丑進士。宣德丁未。初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正統丙辰。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陞大理寺左右少卿。以獄事註誤。閒居七年。正統己巳。用言官薦。左遷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敕總督松潘糧餉。事竣。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京大理寺。天順丁丑。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轉左侍郎。越五月。以疾在告。懇乞休致。通前章三上。方得俞允。時年六十九矣。天順甲申夏六月。終於家。朝廷遣官諭祭。爲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諡文清。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學。大抵

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已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爲人法。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沖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於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讀者自當得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誨諭。不可及也。先生歷官政迹。載在國史。其風節道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不敢私弘。治己酉夏五月端陽。門人關西張鼎序。

薛敬軒先生文集後序

文以載道也。舍道而言文。虛車之飾焉爾。秦漢以來。作者林立。非不新奇瓌異。而爲聖賢之學者。無取焉。昌黎閎中而肆外。歐陽簡信而明通。庶幾乎載道之文矣。而以視濂洛關閩諸作。又瞠乎若後者。非文不逮也。實道不及也。敬軒先生。生於明初。乃能致知力行。居敬窮理。以求至乎周程張朱之道。復於諸先生所遺書集。涵濡諷誦。終老不衰。故凡發爲文章。抒諸歌詠者。莫非根柢於斯。淵源於斯。故不惟其辭之醇正典則。足以楷模後學。而有餘。而凡施諸事業。見諸躬行者。又無一不旋至而立效。內聖外王之道。於茲備焉。則純乎載道之文矣。儀封張夫子。學聖賢之學者也。故於先生之文。有取焉。吾黨有志聖賢。亦能如先生之致知力行。居敬窮理焉足矣。若謂言之無文。行之弗遠。則盍於是編三致意焉。新奇瓌異之作。無解虛車之誚也。豈吾夫子所以教諸生者哉。故因梓讀書錄而并及之。受業門人漳浦蔡衍嗣百拜識。

薛敬軒先生傳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鄉舉，除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義冠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肌膚如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仲義聞號聲止之，曰：「體清聲嘯，非常兒也。」必振吾宗，卜之吉，遂舉之。七歲端重如成人，仲義教以小學四書，雖千百言，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詩賦，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太亨、范汝舟諸先生時皆謫戍玉田，教諭公延至學舍，爲講經書子史，及周程張朱之書，十三遂通大義，每讀書，至廢寢食，諸先生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不敢以師道自處，稱爲小友。永樂間，教諭公改調榮陽，先生年甫十五，諸生咸尊爲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榮，聞名就見，視其言動不苟，復索詩彙讀之，知異日必爲大儒，將以奇童薦。先生自以年未壯，學未就，固辭，每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聖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詞賦，厭爲科舉之學，覃思力行，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年十七，教諭公再改鄆陵，故事，生徒無舉者，其教官論戍，乃使先生補鄆陵學生，應河南鄉試，舉第一。明年登進士，大學士楊文貞公延訓子弟，不赴。丁父憂，喪祭一遵家禮，哀毀柴立，服闋，請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擢廣東道御史，楊榮、楊士奇、楊溥欲識其面，令人要之，辭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吟古詩曰：「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至則疏罷。

沅州銀課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一書。潛心諷誦。冬夜雪深。每有所得。燈下書之。或通宵不寐。遂積爲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艱。服闋。除雲南道御史。正統改元。初設各省提學。用吏部尙書郭進薦。陸山東僉事提學。先生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考察躬行而後及藝文。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咸心服焉。稱薛夫子。太監王振於先生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而無爲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祝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鄉。王太監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則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薛卿。三楊爲語固將來也。李賢爲先生所厚。門人使強之。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望見。頤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中銜之。居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妻下吏。自誣服。先生辨其冤。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嗾諫官以受賄劾。廷鞠之時。振曰。是固當死。下錦衣獄。時學士劉球亦忤振死。人皆爲危。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乎。日讀周易不輟。至覆奏。臨刑。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泣於臺下。振問故。答曰。聞薛夫子將刑。振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爲感動少解。忽有詔赦之。仍繫錦衣獄。工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懷。亦以告。得放歸。家居七年。雖鄰里罕見其面。江陝諸賢來學者日衆。先生令從事小學以及

大學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居敬以立本由經以求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專責諸躬行有問及科舉之學者則默然不答終日衣冠危坐如對神明十四年用言官陳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欲避其鋒先生曰敵縣軍深入勢必不久以天時人事驗之必夜遁已而果然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先生督餉先生贊都帥先爲檄諭示以禍福然後耀武威之帥從其言諸苗悉平景泰初乞致仕戶部侍郎江淵疏爾之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民命獄久不決或欲貸之先生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太監興安袁誠鎮守南京無與抗禮獨先生至必降階迎接曰是嘗忤王振者豈可屈乎午節餽扇先生曰賜扇乃朝廷之禮卻之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送之郭外先生弗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御史劉致以先生爲君子儒乞置館閣未幾復召至京師爲大理寺卿時年幾七十矣乞致仕不允草場災欲誅典守者先生力辨乃免蘇松有饑民貸富人粟不得火其屋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謀反衆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文大恨曰薛某猶昔也當有以報之先生笑曰辨冤獲罪何畏焉天順元年裕陵復位素聞先生學行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李文達喜曰此先生行道之日也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既至門俟易服乃入所言皆正心誠意左右敬望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生辰同列約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不循天理者非聖賢之學也尋爲會試考官序文中以正學復性爲說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生平所學止此而已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

日不召會遣使往西番徵獅。先生諫不聽。而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曰：醴酒不設，穆生可以行矣。同列慰留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稱疾彙辭。石亨素敬先生，謂曰：既不可留，爲請敕書，卽家塾訓子弟，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書教人，魯齋縣之屋梁，不以示衆，若資其養，曷若不辭之愈也。亨歎服。先生既行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樂。子惇慍見，先生奮杖擊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未幾。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獄，衆服先生高見。閉戶家居，從學者益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要爲人處。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李文達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疑之曰：昔溫公居洛，呂申公當國，往往書問，亦皆不答。先生讀書錄已積數十年，至是別爲一集，曰讀書續錄。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平日奏疏皆削其稟，詩文雜出，子弟輯之爲河汾集。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二錄，束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遭疾彌留之際，精神不亂，衣冠危坐於正寢。俄而風雷震屋，白氣冲天而上。而先生卒。訃聞，贈禮部尙書，諡文清。李文達爲題神道曰：本朝理學一人。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饒封後學張伯行撰。

薛敬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答陳文原先生書

論取友爲學答周秉忠書

與楊秀才書

答湖廣左布政使李琦書

答侍御王子沂書

與王給事惟善書

與羅劉張李陳謝侍御

與太守李太亨書

再與李太亨書

復李太亨書

復李原德書

薛敬軒集 目錄

薛敬軒集 目錄

答司封趙主事子聰書

戒子書

答李賢司封書

與李匡都御史書

答李都御史書

與李都御史書

答閻禹錫書

答曹安司訓書

答閻禹錫書

卷之二

序

論選序

送王汝霖大尹序

榮陽送別圖詩序

贈王給事中序